



·读书随想·

文学为何偏爱小人物

——读宫林小说集《点晕》 ◇ 闫兵

《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节目中涉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文学为何钟情于小人物，为什么小人物占据了全世界文学大部分的人物比例。余华的答案是，毕竟作家们都是小人物出身，他们通过写小人物表达自己的同情和怜悯之心，一步一步写下去，写的就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最熟悉的就是小人物。学者程永新从历史角度解释，除了伟人在一定时刻发挥作用之外，整个历史都是小人物的历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人物，我们都或思或想或体验过这样的生活，从小人物的经历中看到不一样的情绪、景象，我们正通过不同的小人物描写来丰富我们的经验、阅历和精神世界。

阅读宫林的小说集《点晕》，贯穿思考过程的就是关于小人物的话题，文学作品中小人物的塑造往往更容易让我们共情，比如网络上这两年流行的“骆驼祥子买车记”和“孔乙己长衫文学”等。小说集《点晕》由五个中篇和四个短篇构成，塑造了一系列小人物，他们栩栩如生、活泼有趣，他们中有纯朴与狡黠共存的农民，有“被侮辱被损害”的边缘人，有剃头的手艺人，有地痞流氓，有精于算计的小商贩等。我们在阅读小说集《点晕》时，好像看到许多经典文学小人物的身影，他们是在中原大地上说着河南谚语的阿Q、萧萧、富贵、许三观、西门闹、牛爱国。

宫林小说集《点晕》书写的小人物故事，可总结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小人物的奋斗和失败，一种是小人物被欺负。小说集开篇《点晕》写了一个乡村剃头匠，写了后一个类型“小人物被欺负”的典型故事。伍保身怀祖传“点晕”绝技，“点晕”是伍保的家传绝技，等给人

理发净面完毕，最后伸出他洁白的右手，虎口张开，将食指和拇指卡在客人的脖子上一指，客人就晕了。一晕就有上天入地的感觉……一瞬醒来精神抖擞，瞎子也能“目光灼灼”。这绝技像沙子龙的断魂枪，面临着失传的危机。虽有绝技在身，伍保经营剃头铺还是以隐忍、和气为主，即便时兴新潮的理发店，使他慢慢没了生意，他也甘愿守着小铺带着绝技随时代落伍下去。地痞黑皮的出现打破了他“自甘没落”的平静生活。流氓不可怕，可怕的是他身后的势力。

传统乡土小说中一个常见的主题是“士见官欺民”——知识分子看到官员恶霸欺负老百姓。在宫林乡土小说里，“官”并不直接出现，而是以纠葛缠绕的人情关系的方式，延展到乡村世界，写那些“背景有根”的乡民。这种把“官”作为背景的乡村权力故事遍布新闻网络，宫林用小说家的敏锐和叙事能力，把它写得更典型更深刻更复杂。黑皮就是一个“背景有根”的地痞代表，隐忍一辈子的伍保用他的“点晕”绝技惩罚了黑皮，结尾戛然而止，非常有力。

宫林小说第一个类型的故事——小人物的奋斗与失败，则集中体现在《烟雾颂》《养牛经》《狮子的摇篮》三个中篇小说中，是乡村传统伦理遭遇商品经济大潮的故事。《烟雾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中篇。田野里的秸秆一堆堆燃烧着，白色烟雾呛得人们鼻子发涩，禁不住泪流满面，这本是一种空气污染，在农民道生看来，却比吸烟还过瘾。生活的困难琐碎、千头万绪，让他的泪水夺眶而出，“不想流泪都不中”，而呛人的烟雾掩盖了他因事流泪的羞愧，可以大胆流泪哭泣，因为在浓烈的烟雾中，人

人都在流泪，谁也不会注意他。这是一个“很苦很善良”的小人物故事，道生马不停蹄地干活，试图挣扎出一个好生活，遭遇的却是一系列失败。正是农忙时节，媳妇却跟人跑了，年迈的父亲帮他收秋又从车上摔下来，兄弟三个轮流到医院照顾却各有各的想法，正当这时儿子可能因为父母离婚心理上受影响，从学校楼上摔下。道生奔波往返，在城里的医院照顾完父亲，又回乡镇医院看护开导儿子，抽空还要回村犁地种地。人到中年被各种事物缠绕的道生，也只能趁着烟雾弥漫流泪发泄。小说中引用了一句俗语“酒肉朋友，米面夫妻”，讲朋友与夫妻的关系内涵，如果转换语境再阐释，许多传奇故事写的是“酒肉朋友”，而宫林的这篇《烟雾颂》甚至整个小说集写的正是隐藏在米面生活褶皱中的日常悲剧。

人物的性格以及性格之下的故事，往往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有深切渊源，在塑造人物时不能忽视对人物生活环境的书写。小说家在书写人物生活环境时往往会建构一片具有独特风俗民情的文学区域，如福克纳的故乡约克纳帕塔法、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宫林的一系列小说书写建构了具有独特风俗民情的豫东乡村，在人物故事之外，对乡村风俗民情书写得非常细腻。《伏窖》《女扛包》《你会哭吗》等勾勒了时代发展大潮下几乎消失的风俗民情。伏窖，是乡村种麦犁地的专有名词，两户人家的田垄中间有个通行的地边沟，犁地时把地边沟的土翻到自己家是伏窖，翻到邻居家是绞窖，小说《伏窖》明明是写两户人家因为犁地伏窖打架，实际写幼年伙伴在成家后表面平静亲密、内里冲突碰撞的成长故事。《女扛包》这个短篇犹

如历史的一个横切面，细致书写了乡村在“交公粮时代”的扛包故事，既保存了已经消失的时代风俗，又写出了乡村小人物的炎凉艰辛。《你会哭吗》这个中篇以爱姑的人生故事为框架详细书写了乡村新风俗——哭灵的兴起与尴尬，哭灵由传统的情感发泄变成了带有商业气息的庸俗仪式。

宫林为建构乡村细腻的风俗民情，还集中运用了大量俗语谚语。有的俗语谚语使小说语言生动活泼，如“蚂蚱蹦到嫩穗上——寻到了好胃口”“老太太纳鞋底儿——还认上针(真)了”“罗锅子过河——湿(失)脸了”。有的乡村俗语谚语非常凸显人物个性特点，如“王大奎是鳖大，围的窝也大”“骆驼卧驴铺——架子大不干活”“蚂蚁尿尿——湿(识)不深”。有的乡土俗语谚语富有生活哲理，是对生活经验的总结概括，如“有一好就有一歹”“供奉是神，打碎是土”“一把糠柴引了火”等。

文学为何偏爱小人物，除了余华和程永新的理解，还在于小人物本身具有强烈而集中的传导性，如同人体内部的毛细血管，虽然小却能芥子纳须弥，典型集中地呈现民族的文化根性、宽阔的社会空间和人性的复杂剖面。

宫林的小说集《点晕》，通过细腻的风俗民情和人情世故书写，以及活泼鲜活的小说语言，建构了一片独特的文学区域，许许多多引人共情的小人物在这里演绎着各自的悲欢炎凉，我们在阅读这本小说集的时候就像阅读我们自己，阅读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尤其是作者书写了一个我们熟悉的豫东大地。借助这部小说集，让我们重新回忆并认识这片鲜活的土地，重新看看小人物身后的大时代。③22

智慧的彼岸

——老子《道德经》解读

◇ 张君民

(接上期)

第二十九章

【原文】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故无失。夫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赢，或挫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译文】

有人想强行取得天下而治理它，我看他不会达到目的。天下的人民是神圣的，不能够违背他们的意愿和本性而加以强力统治，否则一定会失败；强力把持天下，就一定会失去天下。因此，圣人不妄为，所以不会失败；不把持，所以不会被抛弃。世人秉性不一，有走在前面的，就有走在后面的；有缓慢的，有急促的；有刚强的，有赢弱的；有的安居，有的危殆。圣人清静无为，顺应自然，因此会去除极端、奢侈、过分的行为。

【解读】

在本章中，老子断言，强取天下的人，都不会得逞。因为世上的一切强求之物都不会得到；世上的一切强求之事都不会实现。什么是强求？孟子说，做事成功的三个必要条件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当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事情就会自然而然朝着想要的方向发展。统治者取得天下也是一样，如果三者缺少其中之一，那就是强求。

远观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了中国，可谓天时、地利俱得，但久战征伐，劳役不堪，使人民心中埋下仇恨的种子，失去了民心，这就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

吴三桂是明朝重臣。李自成入京后，吴三桂本打算投奔李自成，然而“冲冠一怒为红颜”，打开城门放清军入关。但是后来吴三桂因一己私欲，又打起复明的旗号。当时很多老百姓不愿意生活在异族的统治之下，吴三桂做这件事是具备“人和”条件的，但他忽略了当时清朝廷已坐稳江山这一实

际情况，最终行动失败。

因此，任何事情都不可强求，特别是取得天下和治理天下这样的大事，更要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所谓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管不问、任其发展，而是在不违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去做。违反规律地去为，就是用强力、暴力去夺取天下，用强政和暴政去治理天下，这样必然会失败。天下是一个“神器”，是极为珍贵的，是容易破碎的，它有自己的结构和运行方式，千万不能人为地去改变它，也不可以人为地去支配它，要顺应大道，自然而然地去治理它。

为了证明上述道理，老子用朴素的相对论概念，来说明物性的不同、人性的差异。“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赢，或挫或隳”，要承认世界的差异性，有了差异，世界才多姿多彩，才能保持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有序和平衡。然而，古往今来，许多统治者往往以自己的主观意志为标准，试图消除物的差异性和人的差异性。前者往往导致大自然的报复，得不偿失；后者

往往导致民众的怨声载道，自取灭亡。

所以老子由衷地提出，要“去甚、去奢、去泰”，“甚”“奢”“泰”这三者代表了三个极端。极端的事物往往偏离正确的轨道，任其发展，必然会偏离大道。因此，统治者治理国家，必须抛弃个人的私欲，消除个人偏执、奢华、过分的欲望和行为，秉持大道，清静无为，顺其自然。

做人也是一样，不能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导，要消除过度的私心和贪念，顺其自然地保持中庸，适时把握天时和地利，那么也就没有做不成的事了。③22

(未完待续)



读书·连载